

编者按:广西民族大学的诗歌创作时间较早,代际相传,传统深厚,并逐渐形成了“相思湖诗人群”。20世纪50年代,韦其麟、苗延秀、王一桃、鲁西等成为第一代相思湖诗人;此后,杨克、蒋登科、石才夫、赵勇富、黄神彪、冯艳冰、郭金世、陈爱中、董迎春等成为第二代相思湖畔的歌者;近年来,陆辉艳、侯珏、大雁、唐允、祁十木、李富庭、胡游、隆莺舞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影响区内外,相思湖畔诗意葱茏,弦歌不辍,相思湖诗人老中青相辅相成,生生不息,成为国内高校文学创作领域的翘楚。

李白与未来 的智能诗人

杨克

李白一只脚踩在月光里
另一只,踏进未来的代码
他说:“诗是醉的!”
星辰的碎片在杯中漂浮

未料台上光幕闪烁
一句空灵的诗已从未见之口滑出
李白一愣,举杯停在半空
“此何人也?竟非尘世之音?”

座下众人笑而不答
那未来之音自顾言道:
“我从无形之云,编织万象
胜过千古黄卷。”

他皱眉细听
觉句法似魅,韵律却无血脉余温
智能不眠不醉,不悲不欢
以冷焰描绘火山,以算式谱写波澜

李白仰头饮尽手中杯
“若是此般无魂之诗,何来诗兴可言?”
他摇身一跃,风中余声犹在:
“诗非精准数据,乃心海之潮。”

有时候, 你正好赶上一场雨

石才夫(壮族)

像是预谋,你早一点
雨还未下,晚一点又躲开了
秋天的台风本来就少
“摩羯”过去了留下一场雨
作为仪式的一部分
有人撑伞行走
有人开车赶路
有人如我
暂借街角小食店一隅
避雨,顺便瞥一眼墙上的价格牌
老友粉9元一碗了
玻璃罩子里油条还剩6根
这地方叫麻村
百米之外是南湖
湖边是我家
我暂时还回不去

雨中,回不去的人
栖身不同的地方
像词典里走散的词语
等待归拢
各自守好自己活着的
意义

遇见阳光 ——纪念一位乡村教师

郭金世(仫佬族)

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没有人认得出来
近视的人间啊,对万事万物没有任何警觉
黑夜来临,手持灯盏的人投射光芒

蜡烛燃尽最后一滴血,灰烬成就世间纯洁
一朵白云覆盖青春,时光散落一地苍茫
一滴汗水浇灌花朵无数,笑容灿烂一方

顽皮的小鸟越过藩篱,一茬又一茬
难以忘怀的年月,一种期盼越积越厚重
深深的情感一直在血液里滚滚流淌

从一条河流开始汇聚成一片海洋
从一个想法开始凝聚成一种信仰
将使命牢牢地镶嵌在安放灵魂的讲台上

从来没有顾及自己身处何方,寒来暑往
鸡毛蒜皮的事,甚至流言蜚语忽略不计
静静地让太阳把过往翻晒于大地上

老剧场

陈爱中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来到这个剧场。
朝圣一样,
很多人也来到这里,从冬到夏,
如果能够成为演员,
何妨酩酊大醉一场。

岁月的绵延让这里有点凌乱,
到处是碎石块,
半圆形的轮廓还在,
各种颜色的花草簇拥其间,
虫鸟的鸣唱已经几千年,
但无需整理,
这才是历史真实的样子。

似乎还能闻到酒香,
癫狂的演员们沉浸在各种悲喜剧中,
在舞台上表演众神的昭示,
在生活中祈祷众神的赐福,
那时的他们并不相信未来,
也不相信现在安逸的时光,
收获的葡萄,微醺的酒香,
世界可以触摸、亦可遗忘。

坐在温软的石头上,
太阳灼目,汗水淌下来,
狄奥尼索斯告诉我,
往昔的光影里流水常新。

水约

董迎春

我要约见一条怎样的河流
前方通着,后方也通着。
遥遥无期的穿梭是幽灵也显疲倦
我沉入深水,远离奔腾的水面。

水草簇拥光滑的腰部
甜蜜的嘴唇耳语夜晚的心事。
漩涡空中飞舞
这透明的高度试图透视一切。

神秘的词语啊,我头顶多亲的故乡
才能挽留易逝的纯净?
哪些波澜最终拭去受伤的目光
永无迷茫,涓涓不息?

你我一定藏有更远的爱情,
眷恋的潮汐隐匿彼此的距离。

割草机

陆辉艳

一个穿工装,手持割草机的女人
从我身边走过去
那时我正在湖边看一群白鹭觅食
但是割草机的轰鸣声
惊飞了它们。一大片齐整的草坪
出现在我眼前

开花的野蒿,蓟和芒草
这些野生的事物,美丽丛生,带着一点冒犯
割草机会清除它们

而一首诗不会
词语会保留那些荒芜

母亲常在乡下的院子拔草
她没有割草机
只用双手。她总是在费力
拔掉生命中那些荒芜的东西
半夜里折磨她的梦魇
它们有时也变成鲜嫩的地米菜
她会保留它们,像词语
所做的那样。像割草机会犹豫着
停止它旋转的刀片

腹地

唐允

父亲说,可惜你爷爷没看过电视
他偏瘫后只有不灵光的收音机相伴
三十多年前,某天,它报道
在非洲大草原,一只离群的雄狮在流浪
他喊出来:哦,狮子!父亲记住了
他忽然透彻的表情,他举起的手,伸出的食指
要指出那狮子。好像他看到了,
在那一刻。父亲说要是
他真的看到就好了。是啊。我们看着大草原
在空旷的电视里旋转,一头狮子
在热浪中郁郁独行。它很老了,瘦骨嶙峋
疲惫的脸上露出黏糊的眼睛,它的嘴
因为某种意志紧闭。它走着,毫不在乎
自己是什么。我们看着它走出
画面。我们真的看到它了吗?它
真的在那里吗?尽管如此清晰,却很难
理解那个形象:在晚风中,在蚊虫的嗡嗡声中
(像在收音机颤抖的盲音里)走向
赤烈的死地。在孤独与虚无之间,是一片
辉煌的腹地。我们有幸得见

远远地

胡游

我们要呼唤那些水,身体里的镜子
必须,让那些浮萍来到岸上
它们想和时间一起逃跑
漫过那些塑料的、水泥的以及钢铁的事物
远远地,像漏水的泥潭

只有不在水里时候,它们才不是整块的绿色
不在水里的时候,它们在练习停顿
一个个浮萍
远远地,看上去是一群
我们的皮肤

我们要留下那些远方
像绒毛一样的小草
从脚下望到尽头
远远地,成为青青的水稻

妇产医院

祁十木(回族)

妇产医院在九十年代是游乐园
不久拆了又修 高度三十米
雨夜 我在楼底站立
手握打火机 不点烟
想去地下室走走 莫名其妙
拜访无数婴儿的保温箱
从楼道逃离 爬上天台
看见自己睡得很熟
有人敲门 割破我的肖像画
那时 舅舅刚留学归来
抱着我 劝妈妈祈祷 劝她放弃
像缝衣服忘记戴顶针
我第一次刺痛母亲狂热的灵魂
她反对所有人 所有人
克服炎症 肿胀 风湿 蛛网般的抑郁
那时 我听闻爸爸妈妈爱我
蜷缩身子 无休止地重建心脏
雨夜 我飞快下楼 亲吻小孩
触碰自己烧焦的嘴唇
保持神秘感 因此神秘
牵动亡友变网友 说再见
再见了 年轻的妈妈
你反复保卫我 抵挡众人与彩旗
确证音信潮湿但仍然健康

酒家人 隆莺舞(壮族)

切下一块羊后腿放在
祠堂
以前的祖宗爱聚在一起取暖
并不像现在
香炉里烧起一只蘑菇
我们供奉的是年久失修的先人
下雨要去蹂躏门廊
麦穗的响声,哗波哗波
酒家人的笑声闻起来
仿佛他们提刀赶了过来

再次谈起秋天

付慧明

再次谈起秋天,依旧是绿色
荒原中的猎人赤手空拳
抓住了雪松的葱郁
一千里以外,一颗松子应声而落

像大雁的翅膀轻挥
以整齐的姿势横扫凝固的火焰
长风遁去,惟有片刻震颤
自秋天飘落

在油绿的河流里
有枝干顺流而下
看它浮浮沉沉的消减
轻飘如薄暮中的行人

闪电树

赵丹坚多杰(藏族)

闪电
一棵移栽在天空的树
从移栽到天空的那一刻开始
枝丫从未停止生长

这棵树的手臂
近了又远,远了又近
始终不受束缚,竭力伸向边界
这棵,生长
在黑夜的璀璨银树
倒影成天空上的舞者

南山的丛林,镌刻了火树银花
北海的暮色,见证了闪耀光芒

与树无关
甚至与人无关
如此奇幻美丽

对着树刻心剖肺
身体里的焦虑却不停在蔓延



▲《相思湖·朝花诗选》封面。
陈爱中 供图